



我的母亲

航空工业新航 赵艳萍

我的母亲是一位淳朴的家庭妇女，几十年一直没有参加过工作，就在家看着我们姐弟长大、结婚、生子；接着看孙女、孙子，忙忙碌碌，为家操劳。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特别能干、能吃苦，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省吃俭用，勤俭节约，给孩子们最好的，自己用最普通的。我的母亲还是一名“知识分子”，在她的同龄人中算是高学历了，虽然只是高中毕业。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文绉绉的话，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她说的苦指的是学习，母亲认为，只有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取得较好的回报的时候，即便吃点苦又算什么。

母爱如水，细腻流畅。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后，终于能体会到“母亲”这个角色是为家庭心甘情愿的付出。记得2003年时我在上高中，由于“非典”的缘故，学校封了校，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一天下午，课间休息后没有任何征兆我忽然发烧了，熬到晚上自习时间，我终于受不了了，报告给了班主任，结果，我被隔离了，校长及班主任赶紧请来了医生，又通知我的母亲来学校陪护。医生说看着不太像“非典”的症状，需要观察一晚上，于是那晚，我和母亲在隔离室里度过了一夜。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非典”是很严重的传染病，但是被学校兴师动众的架势吓着了，老师和医生在一边议论，同学们在楼上看热闹，我心里慌了神，这是怎么了？母亲安慰我：“别多想，就是发烧了，退了烧就好了。”晚上在安静的房间里，母亲让我拼命地喝水，发汗，她则一会儿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一会儿摸摸我的额头试试体温，我很快就睡着了，而母亲一整晚几乎没睡。第二天我确实高烧退了，但一到晚上就开始低烧，如此几天，每天母亲都来给我送饭，一日三餐，从不间断，这样持续了几天，我依然不见好转，（但已确诊不是“非典”），医生让我输液治疗，于是学校特批，我每天中午可以出去输液，下午再回到学校，不能再接触其他人。于是，我又开始近一周的输液经历，每天中午放学后母亲必定准时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带着我去医院输液、扎针，结束后再送回学校，日复一日，直至我完全康复。当时，学校门卫的大爷对我说：“你妈妈对你真好。”现在想来，当时母亲肯定也很揪心，不能表现出来，还要给我安慰、鼓励。我想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母亲为我们付出的爱远不止如此，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细细想来，都有母亲默默付出的心血。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至上大专才离开家，刚刚去外地上学的时候很不适应，总觉得离开母亲身边缺少点儿什么。后来父亲对我说，在我离家的前几回，母亲偷偷地暗自流泪。每次告别母亲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特别伤感，尤其是母亲每次对我说“自己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花钱”，我心里难受极了。

现在的我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在母亲眼里我仍然是她的孩子。每次回家，母亲总是高兴地忙东忙西，让我吃这个，又带那个，她准备很多家常用品，让我带回家。母亲的爱简单温暖。“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一”，对母亲来说，让她有所挂念，应该也是一种孝敬。

《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母爱的付出更为长久却不求回报，母亲给予我生命，给予我呵护，给予我陪伴，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我心里暗暗定下了一个计划，等母亲六十岁生日当天，我要给她一个惊喜，现在，我能想象出母亲发自内心的笑容，快乐满足，足矣！

写给天堂母亲的一封信

中国航发黎阳 李宁

亲爱的老妈：

您在那边还好吗？一晃眼您已离开了我一年了，在别人眼里一年非常短暂，可对我却像过了半个世纪。在这365天里您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这365天里有我对您无限的思念和忏悔。

老妈，您走后，每当我走在黎阳老区的鸟谷马路上、球场上、俱乐部厂场上。我都觉得您就在眼前。有力的步伐，优美的舞姿，铿锵有力的舞剑。可是这一切都是幻想，老妈您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剩下的只是泪水。老妈，每次我回到娘家，觉得处处都是您的影子，总觉得您还坐在书桌前写书法或画画，或是坐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为我们削鞋底做着拖鞋。或在阳台上摆弄花草……可是屋里空空，只有您的遗像挂在墙上，慈祥地看着家里的一切。而您再也不会回来了。每当这时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疼。

老妈，您给予我生命，教我做人，为我排忧解难，你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每次我在工作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都会去找您，每当这时您总是和我坐下来促膝交谈，要我说，然后一分为二地给我分析问题的利弊，找到自己的原因，放下包袱。

老妈，小小溪水汇成河。老妈，您对我的关心和爱就是从点点滴滴开始，一通关心的电话。“姑娘，在于活吗？于活时仔细点，别怠慢，别出差错。”“姑娘，今天又要加班吗？你血压高，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姑娘，今晚回来吃饭吧，我做了你爱吃的菜……”记得我在盘轴分厂于装配的时候，经常加班，有时一干就是一两点，甚至通宵。每当这时，您总会煮着花糕，把炖好的鸡汤，排骨汤，糯米饭送到我家的餐桌上。每次你总是边看着我们吃，一边聊着家常。看我吃完后，让我赶紧睡觉，下午好的状态去工作。而您帮我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离开我家。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浸透我的每一寸肌肤，老妈，您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永生难忘。

老妈，您走后，我就到沙文去工作了。陌生的环境，对您的思念让我彻夜难眠，电话那里再也听不到您的关心和唠叨，在这里再也吃不到您做的可口饭菜，有的只是对您的思念和忏悔。

老妈，您2011年总觉得头晕，视力下降，到省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脑垂体瘤”，接受了切除手术。在出院回家康复的时间里您笑对生活，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老有所为”“老有所学”。2019年您的书法作品拿到北京展出并受到一致好评。在上老年大学期间多次被

评为优秀学员，可是厄运再次降临。2016年您经常出现身体疼痛，可您从不告诉我们，怕耽误我们的工作，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病，直到2016年10月份，您疼得直不起腰，睡觉翻不了身才让我们带您去检查。您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中晚期。这是恶性肿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彻底崩溃了。回想过去除了工作，加班就是忙自己的小家。对父母的关心就是一通电话而已。记得老妈常说：“我和你爸身体好着呢，现在还不用你照顾我们，以后有你们孝敬的时候，现在把工作干好就行了。”老妈您还没来得及陪您旅游，甚至没陪您洗个澡，可您却倒下了。我只想全心全意地陪伴您，照顾您，把以前对您的亏欠，以后对您的关爱全部给您。我请了假在医院照顾您，给您喂药，给您擦背……可是您却不吃饭，无奈之下，我流着眼泪回到工作单位，我抓紧时间拼命干活，只要干完一批活，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就马上跑到医院，让老爸休息休息，我来接班。

一天早上，您的呼吸困难昏倒在床上，我喊来医生，他们对您进行了抢救，并送到了ICU病房，最后医生拿来了病危通知单让我签字，并告诉我您随时会离开我们。那一刻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还有一天就要过年了，您连一个团圆年也没和我们过就匆匆地走了，虽然家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您的离世让我们一时无措接受，让全家人悲痛欲绝。还是这个世上唯一无怨无仇爱我的人就这样在我面前被死神夺走了，我却束手无策。

老妈，您走了，我知道您心中的不舍和遗憾，但您走得却那么平静，安详，如同您平常熟睡一般，您没有向我们言说那份遗憾和不舍，是您不想让家人增加悲痛。您的一生平凡而充实，身为四个兄妹的大姐，少年时期就为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青年时期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并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四十年苦付出，您桃李满天下，作为家长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您永远是心中的高山和大山，您永远远在我心中。都说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烦恼，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永远爱您的女儿



那年槐花开

航空工业东方 王海

今年的四月比较冷，淅淅沥沥一直在下雨，等到天气晴好，四月已将近尾声，往年走在汉江桥头就已经闻到沁着甜甜香味的槐花了，可今年到现在香味还不是很浓郁。说起槐花，已经七八年没有品尝到那清香的味道了，记得儿时每一年四月份的时候就能品尝到妈妈做的槐花麦饭，煮熟之后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自打记事时，家里的粮食就不够吃，每年开春后母亲总要折腾着给我和哥哥寻找各种美味——其实不过是为了家人填饱肚子，不让她那两个孩子饿肚子而已。凉拌香椿，榆钱拌饭，马齿苋蒸饼，凉拌荠菜，槐花麦饭，每一样都有着不同的记忆。尤其是槐花麦饭，母亲总是在四月的一个不经意的日子，用竹笼装着满满的槐花回来，槐花的味道总是与其它野菜不同，有一股浓浓的沁香，而且咀嚼的时候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味道。母亲用一个红色的洋瓷盆盛满井水，然后将满盆的槐花一串串的捞下来倒进去淘洗，最后甩干，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哥哥总是偷偷地抓一大把塞进嘴里开心地嚼着，槐花的蜜顺着味蕾一路走走，越嚼越甜。母亲总是笑着也不阻拦，将家里不多的白面盛出一些，再掺和一点玉米面，将整盆的槐花倒进面粉中均匀搅拌，看见我和哥哥手里抓着槐花，嘴里塞的满满的，母亲也没有停下手头的活儿，最后将搅拌均匀的槐花慢慢地平摊在蒸笼里，盖上笼盖，往灶里面添几把柴火，再取来檀香，掐手掌长度的一根后点燃后作为蒸饭的“时钟”，然后就抱着我和哥哥等着父亲做工回来，香喷喷的槐花麦饭就可以开吃了。

后来，我和哥哥慢慢都上学了，各自都有了工作，哥哥在省城，我却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城市，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时间久了，慢慢地忘记了槐花的味道。一天，母亲给我打电话，一阵嘘寒问暖之后说道，今年的天气挺好，庄稼也长得很好，田地里的槐树又开花了，雪白雪白的，顿了顿，用略带着征求意见的语气问我过节放假回家吗？我一时语塞，本来想说工作还没做完，还不能回家，但是实在愧于表达，便对母亲说：“我这边有点工作没完成，可能还要加班，但争取加加班，赶着放假能回家。”母亲立刻变得开心起来，叮嘱我，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身体，不要太累，再到快挂电话的时候听见她对父亲说：“孩子要回来，咱们赶紧去打点槐花，好给他做槐花麦饭。”

雪白的槐花年年岁岁依旧盛开，记忆停留在朦胧而又清晰的岁月，那个乡村，那个小院，那洁白的槐花，我不禁回想起母亲的的笑容和香甜的味道。是啊，还是熟悉的味道，那沁着浓浓亲情的槐花麦饭，而现

在我的心早已驰骋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的生活哲理

中国航发西控 刘红梅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往事已渐渐变得记忆斑驳，而被岁月长河磨洗得越来越清晰的是母亲的生活用语，总在该出现的时候，适时呈现在脑海，每每念及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悟。

“碌碡打到半坡”就是遇到困难困境时母亲常说的。说到这个碌碡，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听村里人都把它称作“lu fu”，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据资料记载，碌碡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广泛使用了，宋代有诗云：“力田巧民事，利器由心匠。翩翩转圆枢，袞袞鸣翠浪。”我觉得碌碡最大的用途就是夏天碾麦子，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是非常实用的夏收农具，它的形状是一块直径有一米左右，像陕北腰鼓形状的、带点鼓肚的圆柱石头，两侧的平面中间有凹槽，装上四方形的木头架子，挂上绳子由牛马拉着在场院里转圈碾压晒干的麦秆，随着碌碡一圈圈的转着碾压，裹藏在穗子中的麦粒就欢快地蹦出来了，其后更多时间是被搁置在家门口或者村边人们聚集的地方当凳子使用。

碌碡曾经也是我儿时的玩具，一群小伙伴轮换着上去，两个人坐在架子两边压来压去像玩跷跷板，我对那个场景记忆深刻，因为从上面掉下来过，头磕在木头架子的角上鲜血直流，吓坏了小伙伴，过去人都皮实，母亲抱着我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贴点药，至今我脑门上还有个疤，后来一段时间对这个大玩意儿心存恐惧，对“碌碡打在半坡”的危险自然也深有体会。

民间许多用语或者谚语，都出自劳动者实在的生存经验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决不能让碌碡停在半坡上，是我母亲的态度。“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这是法国作家雨果说的，我母亲就是非常要强的人，也是一位很有生活智慧的家庭主妇，字写得漂亮，账也算得清楚，在村里干了十几年会计。当年家里老老小小，强壮劳力少，父亲是把集体的事情看得比自家事情重要的人，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几乎全靠母亲料理。为了多挣工分，母亲白天和別人一样下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记账，遇到恶劣天气不上工时，还要给全家人做衣服、缝鞋子，样样事情都要走在人前。每次家里遇到重大事件、遭受波折，甚至有时生活难以维系了，母亲也会说：“碌碡打到半坡”来鼓励自己和全家人，齐心协力把阻挡生存的这个大石头拉的拉、拽的拽、推的推、

顶的顶，一鼓作气跨越坎坷，否则，日子就像停在半坡的碌碡，一泻千里、人仰马翻。

在母亲的教导下，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在大人干活时给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多年来，就是在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的支持下，全家人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母亲的苦心经营和言传身教下，才有如今家里的美好生活和我们兄弟的健康人格。

现在父母老了，讲起过去的经历依然充满激情，曾经的艰苦生活留给父亲的是宽厚和奉公，留给母亲的是不屈和坚持，从没有被苦难绊倒的父亲母亲是我的榜样，而我在工作中但凡遇到挫折和懈怠，都会想起母亲“碌碡打到半坡”的话，似乎想象到大石头随时要滚下来的惊人场面，顿时打起十分的精神，卯足了劲，不致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母亲用她朴实的生活哲理引导我、激励我，教我坚持，催我进取。“碌碡打到半坡”它如此沉重，但我会奋力把它推到幸福的终点站。

一箱行李

航空工业洪都 马奔超

今年搬家，竟然运了一皮卡的行李，想起刚来南昌的时候，第一次搬家仅有床铺和洗漱用品，后来买的书变多了，衣服、家居用品也变得越来越多，忽然觉得漂泊在外那颗游子的心都被这些行李捆绑住了。

上高中时住校，每次回家我的行李仅有一个小纸箱，用自行车带着风里来雨里去，任由岁月流逝，但这个箱子却在我眼前明亮起来，因为那里面装满了母亲的爱。

我在一个小镇上读高中，学习任务颇为紧张，每个月骑自行车回家一趟，大约10公里的路程骑行一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我在这条路上穿梭往来，见过路边的野草从荣转枯，见过夏季的小麦、秋季的玉米。每次回到家，妈妈总会给我炖一碗鱼汤，临回家那天早上会去集市上买几斤煎饼，几斤水果，下午我走的时候，妈妈再给我带一盒咸菜炒肉，或者咸鱼干、油炸土豆，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美食，满满一箱子收拾好后就帮我捆在自行车上。由于常年劳作，母亲的双手变得粗糙没有了原有的光泽，除了那箱行李之外，这双手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画面。三年高中，36个月，回家36次，我就在那一箱箱带回学校的行李中体会母亲无言的关爱。

高考成绩下来后，我已经预料到结果并不理想，去县城复读成了唯一的选择。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行李才多一点，无非是一些铺盖和书籍。在县城下车后，我们乘坐了一辆小三轮到学校去，不想半路上被交警查扣，我们只得下来，母亲身上背着我沉重的铺盖，右手拎着其他物品，只把一个书包给了我。她弓着腰，抬着头，迈着步子艰难地往前走。我说：“妈，你累了吧，我来背会儿。”“不累，孩子，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妈做啥都值得。”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那些行李像是岁月给予的负担，母亲愿以一己之力帮我承担。

